



幽灵怪船

上

远方出版社

黄易

幻系列

黄易

◎ 剑幻系列

幽灵怪船

(上)

责任编辑:伊 子

封面设计:高 旗

幽 灵 怪 船

黄 易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科委晓星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50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80595-264-7/1·116 定价:42.00元

第一章 魔派互斗

——一只恐怖之船，突然出现江湖，它激起了江湖一片血潮，每次出现，便有武林高手随它神秘消失。

有人说那是一艘巨船！

也有人说那只是一只小舟！

——到底是船？是舟？传说纷云，莫衷一是，因见过那恐怖之船的人，全被这恐怖之船载走了！

无数武林高手，在追查这神秘而又恐怖之船的来龙去脉，可是，一无所获，它像魔鬼般地出现，也像幽灵一般地消失。

于是——

武林人物为它取了一个名字——“魔船”。

“魔船”，撼栗着整个武林天下！

那么，它会再出现吗？

人们的答复是——会的！

它会再出现——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那么，在什么时候出现？哪些人将成为“魔船”的目标呢？

这都是武林人物关心的事。

日子，在飞逝中过去……

※

※

※

夕阳西下！

暮色低垂！

——耸立在白云谷的“白云庄”，静谧地溶浴在苍茫的菲暮色之中。

“白云庄”、“风云庄”、“凌云庄”被江湖恭称为三大庄，三位庄主被号为“武林三剑客”。

“白云庄”为三庄之首，庄内高手数百名，其武功之高，均为江湖一流人选。

此时！

“白云庄”周围一带，站立了无数高手，每一个人的脸上，无不一片严肃——像面临大敌似的！

庄前碎石小路，两旁分立了百名白衣人，同样地，这些人的脸上，无不在沉肃之中，带着一份阴冷！

死寂！

紧张！

时间在死寂而紧张中消失……突然，有人叫道：“来了！”

短短两字，像一声巨雷，使伫立如木人的白云庄百名高手，心头一阵颤抖，目光齐齐扫向了谷口！

一条人影，由远而近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了庄前十丈之处，目光一扫，使百名“白云庄”高手，齐齐一愕！

但见一个年约二十的背剑少年，伫立在碎石路前，他风度翩翩，十分俊伟，但他的眉宇之间，却蕴藏着一股难于

言喻的凄凉、忧郁之色！

他的眼神，射出着悲切的光彩，那光彩十分迷人的，再配合着他唇角的茫然笑容，更加迷人！

当第一个白衣老人怔了一怔后，一个箭步欺到了背剑少年身前，拱手一礼，问道：“请问阁下到‘白云庄’为何？”

背剑少年淡然道：“找人！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‘白云剑客’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白衣老人脱口而叫道，“阁下就是下柬之人？”

背剑少年笑了笑，反问道：“怎么？不像吗？”

白衣老人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他暗自忖道：“岂只不像？就是像，还不是自讨没趣？”心念中，忙含笑道，“像，像，请示阁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看免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凡是向本庄庄主挑战之人，均应先报名号！”

背剑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错了，我不是来挑战的，而是来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！……”所有之人，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

“对了，报仇！”

白衣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阁下莫非说错了？”

“只要贵庄庄主是谢永川就不会错了！”

白衣老人怔了良久，他在寻思这是怎么一回事——因为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，是一个受各方尊重，极负清誉之人，

从未听说过有仇家，这背剑少年为寻仇而来，其因何在？

白衣老人心念未落，背剑少年冷冷道：“烦请老丈通知一声如何？”

白衣老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当下笑了笑，问道：“阁下与本庄庄主何仇？”

“这个你不必知道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配！”

白衣老人脸色一变，随即恢复了原来之色，道：“本庄主有令，阁下请！”

话落，横身让过去路！

背剑少年又展露着那茫然笑容，挪动着脚步，向庄内走去，刹时，已到了庄前！

背剑少年把脚步猝然停下来，白衣老人一愕，道：“谢庄主在庄内恭候大驾！”

背剑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‘恭候’何不改为‘恭迎’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烦请通报！”

白衣老人似被背剑少年难倒，当下又是怔了一怔，无奈地笑了笑，向庄内大门走了进去。

背剑少年悠闲地交臂而立。

不久，一声哄笑声传来，抬眼望去，但见一个年逾四旬，书生打扮的白衣人，在哄笑声中步出大门。

他的背后，紧随着原先所见的白衣老人，以及两个瘦

长老人,另一个白衣妙龄少女紧靠其左。

背剑少年淡淡一笑,“白云庄”庄主谢永川已朗声笑道:“阁下远来,恕老夫失礼迎迟!”

背剑少年的脸上掠过了一片杀气,随即笑了笑,道:“在下何敢劳庄主迎接?”

白衣妙龄少女的眸子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背剑少年,她似被他神采所慑,也像被他眼神所迷……

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笑了笑,问道:“据说阁下下柬并非印证剑法?”

“不错,为了报仇!”

“报仇?本庄主相信从未跟阁下这样之人结仇!”

“你能肯定?”

“对了!”

背剑少年笑了笑,白衣少女突然道:“请问我爹跟你何仇?”

背剑少年扫了白衣少女一眼,这一看,使白衣少女的芳心为之一震,暗道:“好迷人的眼睛啊……”

乍闻背剑少年道:“这一点,姑娘是不应过问的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你太小……”

“我已十八岁……”

这一句冲口而出之语,使她乍觉不对,粉腮一变,怒叱道:“你又有多大?”

背剑少年笑了笑,道:“起码比你大多了,你年纪小,很

多事似乎不应该知道……”

“胡说——”

“白云剑客”冷喝道：“小菁，退下！”

白衣少女谢小菁气得粉腮都变了颜色，怒道：“爹，让我来收拾这狂人！”

喝话声中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已拔出了背上长剑，背剑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谢姑娘，这何必？”

“抽你的剑吧！”

背剑少年道：“你何必迫我跟你动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找的不是你——”

“那么，你与我爹何仇？”

“你年岁太小，不应知道这件事……”

谢小菁怒道：“好吧，就算我年岁小，这样吧，你乖乖给我滚出‘白云庄’……”

背剑少年含笑问道：“如果你输了呢？”

“输？我怎么会输？”

背剑少年嘿嘿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认为令尊大人的‘白云剑法’天下无敌吗？”

“虽谈不上天下无敌，但江湖上难找敌手！”

背剑少年不屑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也罢，如果你输了，乖乖给我进入庄内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，亮剑！”

背剑少年道：“不必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与女人动手，在下又怎能用剑？”

“你真是一个狂人，看剑！”

怒叱声中，白光一闪，长剑挟起了一片青芒，疾如电光一般，扫向了背剑少年的前胸！

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会让女儿当先出手，并不是不识大体，而是他认为来人既然敢公然指名寻仇，自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先让他女儿试试对方武功未尝不可。

再说对方与自己如真有仇恨，也没有要他女儿性命之理。

而谢小菁会抢先出手，是怕背剑少年不自量力，而惨死在她父亲剑下。

但见寒光一闪，已到了背剑少年的胸前，背剑少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谢小菁一愕，不由把击出的剑势，收了回来。

她冷冷喝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出手？”

背剑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施全力？”

谢小菁粉腮一变，喝道：“你以为我没有全力出手，才不还招？”

“对了！”

谢小菁这一气真是非同小可，试想自己手下留情，而对方却根本不把自己好意放在心上。

当下她粉腮一变，杀机骤起，一声叱喝，长剑化出了三朵剑花，迅猛无匹地击向背剑少年周身数处大穴。

剑花如云朵朵，攻势凌厉，谢小菁终于攻出了“白云剑

法”了。

但见剑花一绕，背剑少年似略感一惊，身子一旋，谢小菁这凌厉的三招杀手，全部落空。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脸色为之一变。

这当儿，背剑少年冷冷地道：“三招是礼让，第四招在下就要还手了！”

谢小菁银牙咬得格格作响，一语不发，怒叱声中，长剑挟起一片白芒，疾攻五剑。

背剑少年一掌击出，人已退了三步，突又弹身而进，一退一弹，身法奇妙，不但躲过了谢小菁五剑攻势，而右手已经抓出。

谢小菁一骇，忙退了五尺。

就在她一骇之刹那，背剑少年左手一扬，人已退了回来，谢小菁一愕，背剑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谢姑娘，承让了！”

所有之人均为之一震，这背剑少年赢了？……但见他左手一张，掌心之中赫然握着一根金钗！

背剑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金钗送还！”

一扬手，一缕金光向谢小菁射去，不偏不斜，刚好插在了她原先发上！

这手法不但快、准，而且能用力恰到好处，这武功之高，当真非一般高手可比！

“白云剑客”脸色大变，来人武功之高，大大出乎了他意料之外。

但闻背剑少年冷冷地道：“谢姑娘，请吧！”

谢小菁气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身形一划，直朝“白云庄”内，飞奔而去。

背剑少年略为一愕，“白云剑客”强颜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武功，果然有令人意料不到的造诣！”

“过奖了！”

说话声中，背剑少年脸上杀机隐约而现，他一步一步向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走了过来。

场面，杀机骤现！

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站立如山，他虽然感到今日情形有些不同，表面上，他依然不能不故做镇定。

背剑少年走到了“白云剑客”面前三尺之处，冷冷地道：“谢庄主！亮剑！”

“白云剑客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亮剑容易，本庄主想问与阁下何仇？”

背剑少年一阵狂笑，道：“谢庄主，你大约不会忘记吧，十八年前，伏牛山‘铁骑崖’曾经发生过一件惨案……”

“啊！你……”“白云剑客”闻言脸色为之惨变，蹬蹬蹬退了三四大步，一脸骇然之色！

背剑少年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十八年日子不短，想不到你谢庄主还记得这件事，这就十分难能可贵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寻仇者！”

“你……是不是她儿子？”

“儿子？哈哈，你认为我是她儿子吗？”

“那么，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我叫程靖，替她寻仇的人！”

“你是她徒弟？”

“对了！”

“你……要怎样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要替她报仇呀！”

“白云剑客”脸色剧变，机冷冷地打了一个冷战，十八年前“铁骑崖”的一幕，历历如绘，呈现眼前……

程靖一声怒喝道：“谢永川，亮剑！”

“白云剑客”栗声道：“她还没死？”

“你管她是死是活！谢永川，告诉你，‘三剑客’我先杀的是你，因为当初你是第一个下手之人！”

“白云剑客”脸色掠过了一层极为难看的神情，他冷冷一笑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已抽出了背剑！

程靖淡然一笑，他也拔出了背上长剑。

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，冷冷笑道：“阁下请出手！”

程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很好！接招！”

“招”字出唇，寒光一闪，长剑卷起了一片青芒，疾如电芒，扫向了“白云剑客”。

程靖这一招用得十分漫妙，剑招一绕之下，已到了“白云剑客”面前。

“白云剑客”身形一晃，斜斜攻出了一剑！

但见人影翻飞之间，双方已各攻出了三剑，“白云剑

客”身子被迫退了十来步，方才拿桩站稳！

程靖断喝一声：“再接这一招试试！”

剑花一圈，疾攻而出，当剑势到了“白云剑客”面前之时，突化三剑，以三个方法，分攻而出。

这剑势之变化，委实太过奥妙，“白云剑客”一舞手中之剑，硬封来势，饶是如此，他也险象环生了。

倏地——

程靖一声断喝，剑势一圈一点，乍闻一声惨叫！

“白云剑客”的身子栽了下去，站在一侧的白衣老人及两个护法暴喝一声，掌势骤起，攻向了程靖！

这只是一瞬眼之间的事，乍闻程靖一声断喝：“找死——”

寒光一闪，剑势如龙，清吟之声，猛击三剑，出手之快，犹似雷奔电骇！

三个“白云庄”的门人，被这一剑光迫了回来，就在这极快的瞬间，程靖已提起了躺在地上的谢永川。

其身法之快，令人咋舌！

白衣老人及两个瘦长老，成了品字形地把程靖围在场中，程靖轻蔑地笑了笑，还剑入鞘！

程靖突然挪动了脚步，向“白云庄”之外走去，他冷眼一扫，冷笑道：“三位如想动手，先死的是你们庄主！”

这一句阴寒至极，也充满了杀机，当首的白衣老人下意识让过路。

倏地——

一声叱喝之声传来：“站住！”

一个白衣人影截住了程靖的去路，程靖望了来人一眼，含笑道：“谢姑娘，你——”

“把我爹放下！”

“这一点，在下难于照办！”

“狂魔，我跟你拼了！”

剑光乍起，攻向程靖，就在谢小菁剑势甫起之际，程靖一声断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谢小菁被喝，果然退了三步，程靖拍了一下谢永川被点的穴道，然后，道：“谢庄主，何不叫你女儿离去？”

谢永川眼中射出了狠毒的光芒，冷冷地道：“阁下纵然杀了我，恐也难逃本庄数百名门人之手……”

“这一点，我不放在心上，现在我要你女儿离去！”

“不！”程靖冷冷一笑，道，“谢庄主，难道你要我将‘铁骑崖’的事，告诉你女儿吗？”

“白云庄”之主谢永川脸色为之一变，钢牙咬得格格作响，他望了谢小菁一眼，喝道：“小菁，回庄去——”

“不，爹，到底‘铁骑崖’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……不必要知道！”

程靖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谢姑娘，我说过你年纪太小，这些你不应该知道的。”他语锋略为一停，又冷冷道，“烦请谢姑娘通知‘风云’‘凌云’二位庄主，十日之后，我同样要找他们，现在你让路吧！”

“白云剑客”也冷冷喝道：“小菁，回去！”

谢小菁也不敢冒然出手，自己父亲在人家手里，如冒然出手，先死的还是自己父亲！

她眸里迫出惊人杀机，喝问道：“你要把我父亲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很难说！”

“如果你要杀他，我有一天也会将你碎尸万断！”

程靖笑了笑，一无所动，谢小菁莲步轻移，让过了去路，程靖朝前走了过去。

庄前，百名高手猝然截住去路！

程靖停下了脚步，冷冷地道：“谢庄主，何不喝退你的门人？”

“白云剑客”一生豪气尽失，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颓然垂首，喝道：“本庄门人退开！”

人群中，让出了一条路，程靖提着谢永川，傲然而行，出了“白云庄”，他弹身飞奔去！

出了谷，程靖终于放下了一颗心头大石，他把脚步停了下来，“白云剑客”谢永川冷冷问道：“你到底要把我怎样？”

程靖右手拍出，点了“白云剑客”麻穴，把他的身体放在地上，“白云剑客”悚然地注视着程靖。

“呛”的一声，程靖再度抽出背上长剑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谢庄主，我报仇的手段很特别，第一，我要先割掉你的‘脏东西’……”

话犹未落，剑光一闪，嘶的一声，他已挑下谢永川的裤

子，他的目光，直迫视着两腿中间的那“东西”！

“白云剑客”麻穴虽然被点，人依旧很清醒，他骇然色变……

程靖剑锋指着那“东西”，微微一闪，一声惨叫，血光骤现，那“东西”随剑光过处，已被割了下来。

程靖狂笑道：“谢庄主，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！”

谢永川额角汗如豆大，滚滚而落……脸上一片死灰！

程靖充满杀机地笑了笑，道：“恶由心生，第二，我要挖了你的心！”

剑光又起，只听一声惨叫，血光过处，谢永川的一颗血淋淋的心，已被程靖挑了出来。

血从他的胸前喷了出来，这个名震一方的“白云庄”庄主——“三剑客”之首的谢永川，终于惨死地上。

这手段残酷至极，也惨不忍睹。

程靖的脸上一无表情，他拭去了剑上的血迹，还剑入鞘，望了地上的谢永川一眼，举步走了。

倏然间，那一股忧郁及凄凉的神彩，涌现在他的眉宇之间，一丝怆然的笑容，也现在了他的唇角！

※ ※ ※

他走向谷外……他告诉自己：“三年啦，我该回家去看看……那里有我非常怀念的人……”

他怀念那个他生长的地方，因那里有一个深深爱他的少女，离去后，他在痛苦中度过了漫长的三年！

心念中，他弹身飞奔而去，眨眼间，已出了数十里，望